南 華 真 然至 注 疏 伯春春人日奚方而反問其所以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行於化道自然行淺中路而還適逢替人徒也禦冤既師童子又事伯昏方欲適在疏伯昏幾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 唐 西華法師成 郭 古英 象 珠 兹

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註賣漿之家 日吾曾食於十類, 疏重開禦冠於何事迹而起驚心 日惡乎驚 曰吾驚馬 日五聚先饋 其所由中塗反意也跳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 註言其敬己 疏自覺己非機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

巨夫内誠不解 日夫内誠不解 形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鶩已其客觀競和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遺觀 談成先 **跳更問鶴由庶陳巳失**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為物所敬是 疏饋造也十樂謂有十家賣發 以舊而歸 外飲也列子)

註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而整其所患 註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為 註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C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註權輕利許可無求於人 灣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大概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 非重尚能敬己競走獻疑況在君王權高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權亦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奠食 疏整亂也未 能混俗同塵而為物標的使 敬貴於己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剛生

倦於那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獨以 就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 我以功吾是以驚 利辱奔馳尊貴不亦宜平 伯昏替人日善哉觀乎 狗外丧内逐偽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代已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歐我以功績 疏汝能觀察已身審知得丧嘉其自覺故

也也有不遗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故處已人將保汝矣 樂冠之所適見脫屢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號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先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 疏保守也汝安處已身不能忘我猶顯形

走至門而反髙人既來庶蒙鍼艾不當開言而歸於是竦息慙惕不暇納屢跣足馳就廣者謂通虞客人也御冦聞師友立不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質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展既而走 暨平門日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其間 不言而出 忘言而歸也、既數監也以杖柱願聽其言說侍立間久 發藥石遺棄而逐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

曰)而

典汝遊者又莫汝告也被所小言盡人毒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被所小言盡人毒也格而應之城述匿端有何俱謂也能為為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经且有感接而本性人无謂也然而致也高何也夫物我愿不勞預出異來感已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來感已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

遊汎若不繁之舟虚而逃 遊者也巧者勞而知者 憂无能者 无所求飽食而邀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以相告手 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註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言依娟於人盡為鴆毒 詎能用通以告汝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事浮辯細巧之 疏執谁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誰獨晓

林三年而緩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疏呻吟詠讀也震氏地名也祇道也鄭註祇通也 名緩於表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註呻吟吟詠之謂 弊唯聖人以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虚舟 緩也呻吟養氏之地 人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因 予也圖胡當視其良既為秋相之實矣 儒墨相與辩 其父助翟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 甚固存好多言墨乃遊於禹道勤儉好施 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辩 註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 父黨小見遂助於程矣 註程緩养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

作根字者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之甚化為異物秋柏子實生於墓上亦有者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 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 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誠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文化弟令墨弟由註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 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 至故死精為秋柏之實 疏闔何也秋相勁木也父既助翟而緩恨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 其人之化為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能票手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 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 註自此已下准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 而已豈為之哉

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社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學然不成也豈唯墨翟庶物皆然 註被有彼性故使習彼彼故使彼 知程有墨性不從緩得緣言我教不亦學 疏彼程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

於斯手故輕脱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滞而至故輕幾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滞而至故言緩自恃於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也 O 齊人之并 飲者打摔也故日今之世皆緩也

註觀緩之認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在生聞之故引為翰 得并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捽頭而休以為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 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於之學以成術者人也選乎世人迷妄之甚徒 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汎體道之人宣視跳觀緩之途以為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知故無為其間也

古者謂之追天之刑 主子里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就不知物性自爾於為己功者逃及大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主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就不知物性自爾於為己功者逃遁天然 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全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無者不强安之故所以為聖人也

其功邪

在子日知道易勿言難 就學已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 就學已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 於外不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 如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如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 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 疏玄道窈冥言像斯絕運知則易忘言實

分而已 註知而落天,地未曾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古之人天而不人 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美 註事在於通無貴於速功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疏姓朱名泙慢姓支離名益彈盡也整千 疏復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浮素無復人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執故無交爭也 疏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 無益也 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伎雖巧妙卒為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 註理雖必然循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 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 三歲其道方成

順於兵故行有求之既忤物情則多年矣 也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兵恃之則亡 逆生也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註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 疏庸無之類妄為封執理不必爾而同必

註各於小於所得者淺 也夫塞芳草以相贈折簡贖以相問者斯 監格中細於,固非丈夫之所忍為 就小夫猶匹夫也芭苴香草也竿贖竹簡 就小夫猶匹夫也芭苴香草也竿贖竹簡 北芝 五次遺 年 横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以夫之知不能 芭 直年情 一大之知不能 芭 直年情 一大 看實矣 殉

太初之妙理邪 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 望得虚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 望得虚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 以 寒溪之知而欲兼膺羣物道逢羣生大种敞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註小夫之知而欲兼齊導物經虚淡遠志宙形累不知太初**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處若是者迷惑于宇 塞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淡遠矣 疏好為遺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政 班無好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 就無好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 就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 就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 就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 遊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 遊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 極也 被至人者歸精神手无始而甘與手无何有o

註任性大寧而至而不知大寧 既姓曹名商宋人也為宋偃王使秦應對秦王悅之益車百乘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 其往也得車數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 跳苞直牛情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 註為知所得者細 得所泰王愛之逐賜車百乗乗即馬也 數精神淺薄記知子至寂之道邪

莊子日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麼者得車一 **桑畝痔者得車五乗所給愈下得車愈多子** 從車百乗者商之所長也 楊項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来之主而 及於宋見在于曰夫處窮問院巷田窘織優 遺車 百栗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 矜夸莊子也 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强秦逐使秦王繁悟 枯槁而顏預頭面黃瘦而酸厲當爾之除疏窘急也言貧窮因急纖棲以自供頸項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家公問字顏闔日吾以仲尼為貞幹 國其 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禄重故高 重高遠恬淡者遺祭也 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禄 疏言仲尼有忠自幹濟之德欲命為,如相 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辯以挫曹酉 逐 恬淡者遺祭也 疏雞痒熱麥腫也痔下漏病也在生風神 ት <u>-</u>

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節競於仁義而畫註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日殆哉极乎仲尼 魯邦亂病庶廖差矣

世粉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横出從事華解以支為旨 人養其其性也 自獨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是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執而遂忍性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人族為意旨也 外源為意旨也 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逐修節羽

受争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實也以華偽之迹教示者生禀承心靈宰覧也以華偽之迹教示者生禀承心靈宰覧人上下相習精偽點黎而不知已無信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遐執安忍情性用之 心中也心中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在少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 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疏彼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

如魚鳥升沈各異苦以汝所養衛物物我就予我也順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註效,彼非所以養已也 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彼宜汝與可安哉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註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於

荒亂不如休止也 就離 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民意後世 注問不謂當時也 不若休之

Ċ

疏洽人而不之非易狗萬物也 就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就捨已效物聖人不治也 註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商**實不齒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疏夫能施求報 南客尚不齒 理况君子士註 汽士君子手

為内刑者動與過也。註金謂刀鋸斧鉞本謂極楚桎梏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註靜而當則外內無刑 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於物事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故學能施惠故於事木得不齒以其不忘 。 就心若死厌内不滑靈府形同稿本外不 受刑但不問大小耳 定用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内 是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内 就治不止分則內結案暑陰陽殘食之也 就若不止分則內結案暑陰陽殘食之也 難內刑者陰陽食之於冤網身遭伽松斧鉞之刑也 **註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全本部於外** 疏宵間夜也離羅也訊問也聞感之人雅

我列在下文 就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愛之 就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愛之 春教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孔子曰凡人心除於山川難於知天天循有 挂桎梏唯真人哉 而心益虚浮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疏愿懲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憋真故有貌愿而益有畏若不肖 疏懷急也形順縣急而心達理也

缓亦有外形寬緩心內躁急也就緩緩也針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註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有堅而緩有緩而針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熟 註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 君子遂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大雖復難知未為無迹驗心列下文也既人有就后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逃 疏遠使忠依斯彰尽步敬慢立明者也 尺 七

疏九事徴驗小人君子學貌深情必無所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就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而走孰敢不執 正考父一命 而偃 再命 而倭三命而俯循 疏至人酒不能昏法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 則男女冬居貞操不 之以處而觀其色

客極恭早退若此誰敢將不軟之事而侮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倡曲循牆並敬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跋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註言人不敢以不軟之事侮之 命而名諸父孰恊唐許如而夫者一命 而吕鉅 再命而於車上儛三 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註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 之也

(

而 賊莫大平德有心 心有眼 各累格量勝労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 疏役智券 應有心為 德此城害之甚也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註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 一命則吕鉅夸華再命則接終作舞三而鄙夫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萬競軒

敗矣。我不知為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及其有眼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則偽己甚矣 註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

不為者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以其所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故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註吡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 中德 己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疏此皆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 矣

緑循偃俠因畏不若人三者 俱通達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 困也 美髯長大壮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 文矣 北多力麗州華勇猛敢果决也臨此八事 疏美恐媚也髯髭翳也長高也大粗大也 恒以所長自困 註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 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

首不能伦執也因畏困苦懼也有此三事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俠仰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也国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 註級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註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 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註偶然大恬解之貌也達生之情者偶與不周必有多責也 C 连於知者肖 多責 註天下皆望其愛然爱之則有不周矣故 疏雄健躁擾必招雠隊 註怯而静乃厚其身耳 註肖釋散也

就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就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就外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就外命者遭 就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就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 **建大命者隨性虚照傀然縣解無保廳也性虛照傀然縣解無保廳也 疏注云消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崖真** 亦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驟龍而 審子尚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湖而驟 龍頷下於湖得千金之珠其久謂 其子曰取 石來銀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雄蕭而 食者其子沒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乗騎群在 周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 乗用此驕炫排在疏錫與也释後也宋 襄王時有庸瑣之人 乗用此驕炫排莊

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愈曰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註夫取冨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挟竒說来 直聽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湖也宋王之往非 而審子為整粉夫 也等幾得車之人也 供食鍛椎也聽黑龍也頷下有千金之珠 **疏幸蘆也蕭髙也家質織蘆髙高灣賣以**

有驕释之容亦何異遭職龍睡得珠邪餘左道使其說依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而行之也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日養牛擬宗廟日在子應其使日子見夫摄牛手 或聘於莊子 詳注意 疏寫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在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在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以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機萬物為 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衣以文繡食以男菽及其幸而入於太廟雖 道之士方足全生在子清高笑彼名利 孤犢不可得也況禄食之人例多天折嘉 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疏多草也故且也樣養豐贈臨祭日水為 註樂生者畏儀而辭聘獨襲聞生而曠職

齊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烏萬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弟子曰吾恐烏萬之食夫子也在于曰在上 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偏私之也 號治两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 疏莊于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 避其烏萬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奉 疏寫舊也門人荷師主然思也將欲厚華 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注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處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真平也若運情 明者唯為之使 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與應此真應也若有心眾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也若有心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註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底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 就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 注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注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 近幽深皆各自得 感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 就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 底無方有心不及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神者徴く 人也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為物學使何能役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悉 量可知也 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疏夫忘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 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

)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南華具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為之 疏方道也自軒項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偽失又何加高 註為以其有為則其為也為其具為則無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唐西華法師成云英 駐 盐

现答日無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 與不得 "月了自出 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路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性任奉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智制體作樂以導物乎 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 疏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問為義若使虛 皆原於一 聖王所以生成也註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鮮於外斯 疏夫虚裝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 功成所以降迹道徒然哉 註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為其然人自然為宗上德疏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註凡此四名一人 耳所自言之典 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不離於宗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 應物不離真常抱一而歸本者也一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和光 口次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根為驗以精為決其 然慈仁謂之君子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 有四名也 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號布仁惠為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 可謂賢矣 註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 風扇乎八方譬蘭蔥芳聲香氣熏於退運

以衣食為主養息畜藏 四家食為主養息畜藏以為常所謂桑倫也 一致自免舜巴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 数一二三四是也 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 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基疏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実操

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字内之黎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註古之人即此之四名也古之人其備乎 註民理既然故聖賢不远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疏養老哀弱於孤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 是以番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

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降及百姓明於本數保於末鹿名法也夫聖心慈育起本數明故末不離 六通四關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粗則形像通六合以遨游法四時而變化疏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註所以為備 救末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指紳先生多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籍尚多有之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願明在世者史傳書院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 註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 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 註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秋發敗定其名分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經者都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或稱而道之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既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 大带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 **疏鄒邑名也魯國號也看笏也亦挿也紳**

天下大亂 聖賢不明 疏韜光晦迹社未易也 疏執守陳迹故不升平註用其迹而無統故也 壞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跳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罩不過華註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 同也 玉

註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天下多得一點法教多端註百家穿鑿 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註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察爲以自好 疏宇內學人各滞所執偏得一街豈能弘

註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循百家衆枝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 辦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疏夫目能視色不能聴聲 鼻能聞香不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疏不能恬淡虚忘而毎運心思察隨其情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 其於救世各有 好而為教方

雖然不該不編一曲之士也雖然不該不編一曲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與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解於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以此此之美析萬物之理。 所不通也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

起会人難遇故也 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奏稱神明之容貌況一曲之人乎) 窓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宋競起各私所見是非殺亂彼我紛紜逐跋玄聖素王内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 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註況一曲者乎 之理也

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疏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樸註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在各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不修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古地無所分離一性實此之由也成率已情道術紛紜更相倍諸逐使養生 疏裂分離也儒墨名法各馳鶩各私所見 道術將為天下裂 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丧矣註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逐各奮其方或以 道不遇淳樸之世 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

次絕墨自矯 疏世急、謂陽九百六水大之災也勤儉註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而備世之急 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顧明於世也春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來物性教法院後者也歷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 疏矯厲也用仁義為絕墨以勉厲其志行

疏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起不復度聚所能也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 物以備世之內災急難也

等以關爭為非也 等以關爭為非也 等以關爭為非也 等以關爭為非也 等以關爭為非國 等以關爭為非國 等以關爭為非國 等以關爭為非國 等以關爭為非國 等以關爭為非國 等以關爭為非也 等以關爭為非也 等以關爭為非也 等以關爭為非也 註但自刻也

所墨子文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 就墨子文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 就是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 同之也 麗奢華所以毀棄不用 就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鍾鼓羽毛嫌其侈知所以得也 註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令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等級斯古之禮也 就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 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古之丧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 湯有大漢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部禹有大夏 疏巴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

那定於萬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 非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疏末無也尹老之意也註但非道德 手 末敗墨子道

使人爱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散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散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散 建散無潤也 性 散無潤也生則 勤苦身心死則資奉儉 許其為道乾散無潤也 人 常理古家吉樂世 我是我有道乾散無潤也 註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聖人之道

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 憂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既夫聖人之道得 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 也

也 是是子徒是禹之形劳耳未親其性之適 是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學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與无肢腔无毛冰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我凡庸而不勤苦股無內膝腔無毛馬之道聖尚自艱辛况股無內膝腔無毛馬之道聖尚自艱辛况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腓者三過其門不得看于賴驟雨而酒髮假)使後世之墨者多以来褐為水以政為為服 疏通填百川安置萬國聞啓之泣無暇暫

力也用此自苦為理之妙極也者程之弟子也衰褐践蹻僑也日夜不休疏获褐粗衣也木曰跋草曰蹻也後世墨註謂,目苦為盡理之法 疏墨者為之陳迹也故不能勤苦垂於禹註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動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苔獲 通者不可謂之墨也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所偶不仵之辭相 應以巨子為聖人 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論異也俱誦墨經而疏姓相里名動南方之墨師也若獲五侠 中又相與别也註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 更相倍異相呼為别墨 註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

謂别墨

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

辞相毀用无偷次之醉相應勤儉甚者號 唱而寡和或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 医白各炫已能合異為同析同為異或獨 偶件偷次也言鄧陵之徒然跆墨街堅執 皆願為之戶 **真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為聖人 註尸者主也 註為"欲係巨子之業也

相進而已矣 其行則非也 墨程的消整之意則是 特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肢脛无毛 能決定也 疏咸頗為師主無傳業将來對爭勝員不 跳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註為之太過故也 註意在不多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

治之下也 雖然墨于真天下之好也 意在過人也 註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 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化之下行 註任衆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 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荒亂之上首也

也 得類有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真好非矯為 疏字內好儉一人而已水其輩類竟不能 註所以為真好也雖枯槁不舍也 **抬**求之不得也 才士也夫 註非有德也

今年 原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原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原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基 一世才能之士耳 一世才能之士耳 一世才能之士耳 一世才能之士耳 一世才能之士耳 一世才能之士耳 一世才能之十二 一世子。 一世一 一世子。 一世子。 一世子。 一世子。 一世子 一世子 一世子 一世子 一世子 一世子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註不敢望有餘也

既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 於華山之冠以自表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作為華山之君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 為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成師於 疏好宋名釿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家新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傳不替矣。 以此教迹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疏每願宇内清夷濟治縣首物我儉素止

註强以其道師令合調今和也以師合離以調海内 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異

見條不辱以得難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以得離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以得職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以所和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無令同合語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請欲置之以為主 教民之闘禁攻寝 兵救世之戰 不許戰鬪假令欺侮不以為辱意在救世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註所謂騙調 註其於以活民為急也

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 就服調之理然也 而不舍者也 所以然也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强見勸他所謂被註所謂不辱 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 也姓 雖復物不取用而强勸喧聒不自廢舍

註斯明自為之大火也日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豈非自為太少乎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诸人今乃勤强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 ** **註不因其自化而强以慰之則其功太重** 疏夫连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已後存 也

人輕像而不耻辱也

日夜不休日我必得活哉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養生 圖傲乎校世之士哉 後已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疏宋尹稱點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 註宋釿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 註謂民亦當報已也 飯為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處已身

註務寬恕也 母君子不為苛察 發光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然圖做高大之貌也言其强力忍垢接齊 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註必自出其力也不以身,假物 心苟且何察於物也 寬容終不用取格之成夫,賢人君子怨已寬容終不用取格之 註揮- 戶高大之貌

以為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為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以情欲寒浅為内疏為利他外行也 註未能經虚波曠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疏為自利内行也

跪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 战不真易而无秘决然无主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 超稍 殊而立 避維 網不過 適是而已矣 疏自利利他内外 两行雖復大小有異精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二也。就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註物得所趣故一。註物得所趣故一。故物而不兩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書數篇性與法合故野處三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野處三外衛之亦而指在乎世野家四野慎到開其風而悅之對家四野慎到開其風而悅之對家四野慎到開其風而悅之前,在於是者 魔亦不運知法外謀 謨守法而往酷而無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 **裁則不至** 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編也辯說故知萬物有可不可隨其性分但當就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當 註都用刀周

0

是故慎到亲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是故慎到亲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極若率至玄道則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疏異物不同禀性各異以此教彼良非至 日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到守此用為道理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訴於然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已機註於法猶聽放也 道則无遺者矣 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 統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為也各是與非苟可以免 化而不固執之者也復能打柏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 註法家雖妙猶有椎柏故未汲合椎柏乾斷與物宛轉 故非宇内之聖人也跳縱恣脫略不為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註欲壞其迹使物不殉 疏椎柏答接也乾断行刑也宛轉變化也

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

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若飄風之選若羽之旋若所石之随全而无 無是無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旋若磑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疏磨皚也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 疏推而曳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註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殷設疑問以顯其能** 何故

夫塊不失道 豪禁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 註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 游遂如土塊名為得理慎到之或其例如 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聞若夜 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 註欲今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

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瞻聞玄通豪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神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微明齊如何豪禁所以笑也 〇田 野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数高 疏不合至道者適為其怪也註未合至道故為說怪 禁知其乖 理故嗤笑之

疏突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虚懷忘我指註逆風所動之聲其風突然惡可而言 而已矣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註所謂齊萬物以為首 疏田駢慎到禀案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註得自任之道也 為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監然隨時過去何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魠斷也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魠斷也能能也而未此雖之法而化而未此雖立法而於魠斷無主角也 致養生之稱其瞻望也 就未能大順度 品而每逆件人心亦不能 就不順民望 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

能

註但不至也 雖然緊乎皆當有聞者也 照故不知也 就难復習尚虚忘以無心為道而未得圓 為不知 為不知 為不知 為不知 為不知 主大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建之以常无有 應故聞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 應故聞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 明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 故為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疏姓尹名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公關今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之也之他有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虚澹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

學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學所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數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與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與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與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時,其一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虚不毀萬物為實 也

就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被之形性各自 就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被形各自彰著形物自著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此在己而修其龍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易中若亡寂乎若清同馬者和得馬者失聲動靜無心神用故速** 動若水流静如縣鏡其垣機也似響應 小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主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 基學為天下谷 建物和而不唱也 就和而不唱也 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置

疏故註 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敬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早處後故故後其身 7条華取平柔謙下

已獨取虚正獨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註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 无藏也故有餘疏守沖寂也 人皆取實人皆取實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就是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 日受天下之垢

(

疏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思惠食者簡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以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歸然而有餘 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註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巋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在物至註獨立自足之謂

之田立不貸之園從客開雅終不損已為於物耳以此為行而養其身也 是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 是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 是方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 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 一個也 與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嗤彼俗人機心巧 與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嗤彼俗人機心巧 與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嗤彼俗人機心巧 與本性而動淳朴無為以為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

日尚免於祭 日尚免於祭 主體物故物不得祭也 就祭禍也俗人愚迷所為封執但知求福 疏祭禍也俗人愚迷所為封執但知求福 不能慮禍唯大聖虚懷委曲隨物保全生 道且免炎殃 以深為根 以然為紀 以約為紀

名 中堅則致矣 電走天至順則雖全石無堅也迕逆則雖水 主走異與是為稅 就以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 就以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 就以損壓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 不性其銳 常寬容於物 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網· 紀

道教則浩荡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院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真合時間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時退己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就退己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就是己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不削於人 寂漠无形 變化无常 註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起此此也是與一种明性與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性與 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敖游既無情 註無意趣也 在字何之忽乎何適 此必死生為畫夜故粉二儀 並也隨造化 也就少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 疏謬虚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 古之道将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古之道将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疏包羅底物囊括字内未嘗離道何處歸註故都任置 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 羅莫足以歸

也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以巵言為是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炁混俗未當虧外道故能致虚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該住也虧不偶也而莊子應世姓生冥契玄 弱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就在語猶大言也宇內默黎沉滞閣濁咸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赦倪於萬物 寄也夫危滿則傾危空則仰故以危器以 神寄迩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疏教倪猶驕矜也抱真精之智運不測之註其言通至理正常萬物之性命 況至言而者艾之談體多真實寄之他 、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 个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 註已無是非故您物两行 以與世俗處 以與世俗處 以與世俗處 於塵俗也 詩證章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 就瓊瑋宏壯也連芥和混也莊子之書其 話瓊瑋宏壯也連芥和混也莊子之書其 首高遠言循淡俗故合物而無傷 首高遠言循淡俗故合物而無傷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富贈無窮故不止極也 友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註多所有也 疏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 散說猶 註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稽甚可觀閱也 滑稽也雖寫言託事時代參差而敬說滑

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真宗調通上達其於本也弘大而關深関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通而上遂矣 即是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問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說来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 物情莫之先也疏言此在書雖復該詭而應機變化解釋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玄道也

其理不竭其来不然 其理不竭其来不然 其理不竭其来不然 其理不竭其来不然 其理不竭其来不然

琉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 無二故曰一也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 歷物之意 車道理殊雜而不統言辭雖辯而無當也疏外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才術書有五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 疏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齊物云莫大於秋豪而太山為小即其義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失為大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平山崇而澤東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 日方 " 側 也 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中才职物方生方死

是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 無異也 為物情分别見有同異此小同異 成物情分别見有同異此小同異 或死生交謝寒暑遠遷形性不同體理無 就死生交謝寒暑遠遷形性不同體理無 以上同異也 高方无窮而有窮 產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初不愈之不 就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 立。

有告而尽具非合何能有昔昔自非昔宣疏夫以尽望昔所以有令以昔望今所以今日通越而昔本 連環可解也 以两環貫空不相波入各自通轉故可解疏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 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躬與物相盡也只為無辱故不可積也獨 示辩人也 應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晓辩者 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為天中者也疏夫燕越二那相去迢遞人情封執各是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疏萬物與我為一故池愛之二儀與我並 生故同體也

為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立是却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雞三足 卵有毛 疏爱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辩士架而天下之辩者相與樂之 學之也 疏有無二名成歸虚叛俗情執見謂卯無 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定可呼犬為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成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 馬有卵 犬可以為手 郢有天下 楚都於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

下共知此蓋 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 疏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丁子有尾 尾也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 熱何者南方有食大之前點聖人則入水不疏大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 不同馬卯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卯也疏夫胎卯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 竟不骚於地也循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 為子聚地 前後更無跟時是以輪雖運行 就大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 蘇不縣地 山出 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而痛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不痛亦猶火加體一為強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杖加於 P

跪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龍子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无目時天又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无目指不至至不絕 時不能見之者也 時不能見之者也 時不見 是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 時本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 P 大口

飛鳥之景未當動也環可解義也 鑿不園枘 **圆無實故不可也** 跳夫規圓矩方其来久矣而名謂不定方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繁中木穿空處不開淡敌不能圍此循連 疏鑿者孔也枘者内孔中之木也然枘入 於蛇也 刀是物之滞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 豪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家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時唯鳥與影髮然不動是知世間即體皆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

一為三者也 一為三者也 而可成三曰黄縣形為三也亦猶一與言為二二與為二添馬之色而可成三曰黄馬曰號牛 疏夫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 黄馬驪牛三 白 狗黑 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既狗之與犬一物两名名字既空故狗非 日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新持者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 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 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 盡此事願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 之我乎後夕五寸存馬兩日之間捶當躬 與華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 孤駒未當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 白為黑也

面域也惠施之言未宜於理所詮限域莫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不服人之心不辩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此縣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當理故此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與天地殊異雖復姦狡萬端而本體莫過惠子曰用分別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己處好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抵體也為怪此其柢也

獨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益之以怪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静所發起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聽辯故來既任在南方姓黃名綠不偶於俗羈異於 何端緒 疏徧為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雪運之

疏塗道也德術甚弱於物極强自言道理 弱於德强於物其塗與矣 衆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衆以反人情曰為實道每欲超勝群物出 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蛋一重之 能者也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竒怪以騁其 異常深與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意近真然而論之良未可也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師之中為可也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師 其道姓敬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草則曰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註音吾未覧莊子當衛論者爭夫民極連 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惜乎惠施之才 船溢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辩者之名耳 疏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 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日擊卒有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若此深可悲傷也